1. 投射的終極目的一向是要驅除罪咎。然而，小我的一貫作風就是只願從它的角度驅除罪咎，因為它很想保留罪咎，但這卻令**你**感到難以忍受，畢竟這會阻礙你憶起上主，而祂的吸引力卻強烈得令人無從抗拒。於是，最深的一層分裂發生在了這件事上，畢竟你若想保存罪咎——一如小我之堅持——**你就已不是原本的自己了**。只有說服你相信它就是你，小我方能誘使你把罪咎投射於外，進而將其保留在你心裡。

2. 然而，你應仔細想想，小我安排的這一解決方案有多怪異。為了除去罪咎，你把它往外投射，但你其實只是將它隱藏了起來。你的確體驗到了罪咎，但並不曉得原因何在。相反的，你把它和各種稀奇古怪的「小我理想」聯繫在了一起，而小我則宣稱是你辜負了它們。然而，你並不曉得自己辜負的是上主之子，因你定了他的罪。你相信自己已然不是自己，但你並未了悟是你自己辜負了自己。

3. 隱藏於你內那塊無比黑暗的基石阻擋了你，使你覺知不到自己對罪咎的信念。在那方黝暗、隱蔽的角落裏，你明白是自己背叛了上主之子——你定了他的死罪。你想也想不到在那兒隱藏了這麼一個瘋狂的殺戮意念，畢竟小我的毀滅欲是如此之強烈，若非已把上主之子釘上十字架，否則便無法心滿意足。它並不了解上主之子的真實身分，因為它什麼也看不見。但只要讓它在任何一處感知到那無罪無咎的狀態，它就會企圖出手毀滅，因它充滿了恐懼。

4. 絕大部份小我的怪異行徑都可直接歸因於它給罪咎下的定義。在它眼裡，**無罪即是有罪。**凡是不出手攻擊的都是它的「敵人」，因為他們不願重視它對救恩的詮釋，所以也能輕而易舉地放下它。他們深入了小我的根基，逼近那無比黑暗而又深藏不露的基石，雖然小我尚能忍受你在其他方面的質疑，但它卻以一己之生命護衛著這個秘密，因為必須守住它才得以存續下去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正視的正是這個秘密，因為小我無法保你遠離真理，而在真理的臨在之下，小我只能被驅逐出去。

5. 藉著真理的寧靜光輝，讓我們認清一事：你自以為釘死了上主之子。你並未承認這「可怖」的秘密，因為若找得到他，你仍想釘死他。但你的這一願望卻將他隱藏了起來，因為那太過可怖，你深怕自己會發現他的蹤跡。你遺忘了自己的真實身分，並與另個東西認同在了一起，以便你能處理你那自我殺害的欲望。你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罪咎投射了出去，但你並未揭露它的源頭。畢竟小我仍想殺你，一旦你認同了它，就必會相信它的目標即是你的目標。

6. 我曾說過，十字架苦刑即是小我的象徵。它若真遇上了聖子的無罪無咎，便會試圖殺害他，而它所給出的理由是，無罪無咎即是對上主的褻瀆。對小我而言，**它**即是上主，所以它必會把無罪無咎詮釋為終極的罪咎，而謀殺便是那無比合理的結論。你尚不明白的是，所有你能體驗到的恐懼，只要與這部課程相關的，全都衍生自小我的這一詮釋，但你若仔細審視自己對它的反應，就會逐漸相信事實確實如此。

7. 這部課程已經挑明了幸福與平安乃是它為你確立的目標。但你卻對它心懷恐懼。它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你，它要帶給你自由，但有時你對它的反應卻好似它正試圖要囚禁你。相比於扔開小我的思想體系，你往往更樂於扔開它。那麼，多多少少你仍相信，拒絕學習這部課程就是在保護你自己。而你尚不明白只有你的無罪無咎**才能**保護得了你。

8. 人們一向會把救贖詮釋為由罪咎中解脫，倘使真能明白這點，這樣的詮釋就完全正確。然而，即便我已為你做出詮釋，你仍能拒絕接納。或許你已能認清小我和它給的禮物不過都是一場徒勞，然而，雖然你並不想要它們，卻未必情願對另個選項投以歡欣的目光。說到底，你怕的是救贖，你認定它會殺了你。不要輕忽這一恐懼的深度。因為你相信在真理的臨在下，你可能會轉而毀了你自己。

9. 孩子啊，那不是真的。你那「充滿罪咎的秘密」根本不存在，只要你將它帶往光明，光明就會驅散它。於是就再也沒有一點烏雲能遮擋你對天父的記憶，而你也會憶起祂那純潔無罪的聖子，他並未死去，因他永存不朽。你會親眼見到自己與他一同得到了救贖，但其實你們未曾分離。明白了這點後，你就會認清那一無所懼的愛，進而憶起上述這一切。一旦你返回自己的家，天堂必會充滿喜樂，而那亦是你的喜樂。因為蒙受救贖的人子即是無罪無咎的上主之子，一旦認清了他的真實身分，你便**得到**了救贖。